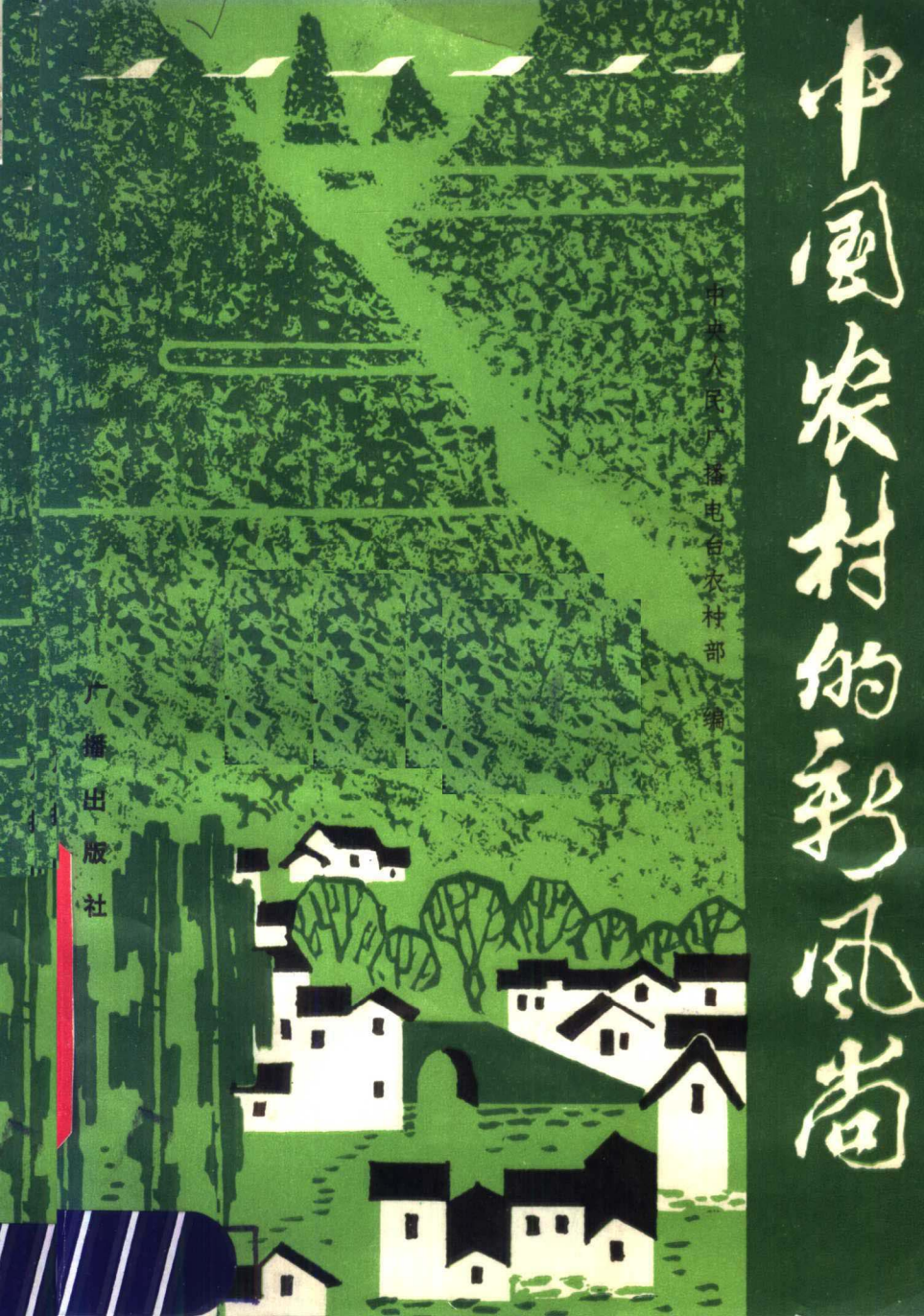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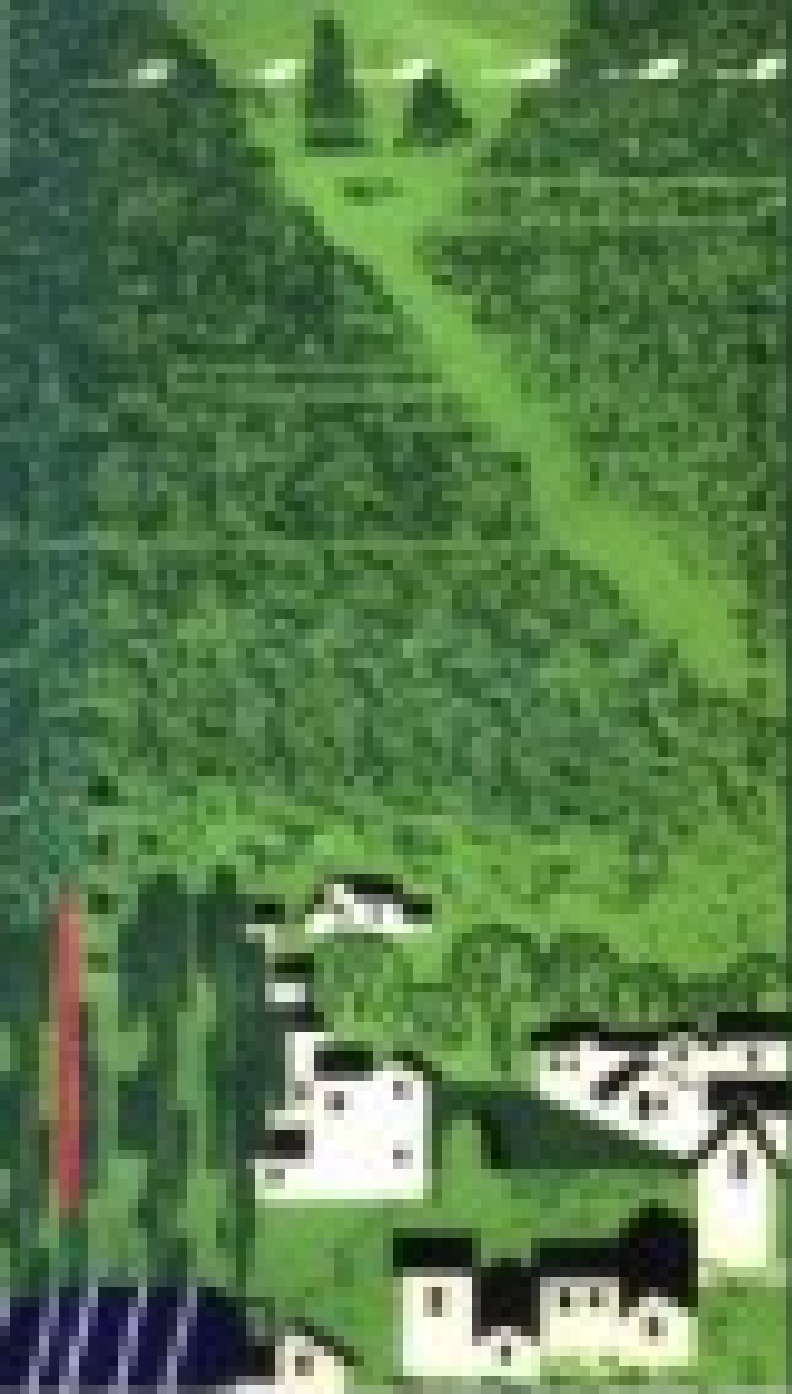
中国农村的新风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 编

广播出版社



中國农村的变迁



《对农村广播》节目稿选

中国农村的新风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编

广播出版社

《~~农村广播~~节目精选

中国农村的新风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编

*

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4印张 75(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统一书号：7236.016 定价：0.27元

序

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光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中间包括树立崇高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我们的祖国，一向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叫法。不过，提倡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在不同的社会大不一样。因为，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比如，在封建社会，什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道德观念，尽管地主阶级把它们吹得天花乱坠，说穿了，它们无非都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王公贵族、地主老财看来，是他们养活、拯救了农民，他们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把是非完全给颠倒了。只有无产阶级提倡的道德观念，才是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只有由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形成的社会风尚，才是最美好、最高尚的。

我们的党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来清除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腐朽的道德观念，大力提倡新的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要求人们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忠诚老实、艰苦朴素、遵守纪律、维护社会公德等品德，在各自的岗位上，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无产阶级壮丽的事业奋斗终生。

雷锋同志就是体现这种道德风尚的典型。今天，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来保证人们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地去建设社会主义。

在我们的社会里，城市也好，农村也好，新人新事新风尚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近一年多来，播出了一批报道我国农村新风尚的稿件。有一些稿件，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现在，我们根据听众的要求，选编一部分稿件，印成这本小册子。

收集在这本书里的广播稿，有反映尊老爱幼、建立和睦家庭的《一颗善良的心》、《好大嫂》、《一个儿媳妇侍奉两位婆婆》；有反映争取婚姻自主、坚决反对父母包办的《不寻常的婚事》；有反映在爱情问题上表现出崇高思想境界的《太空姻缘》、《姑娘的高尚情操》；有反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是谁为哑巴大娘找到了亲人》、《韩风英上学记》。其中一些稿件，并没有什么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神秘莫测的情节。但是，就在这些平凡小事当中，充分展示了我国劳动人民传统的美德和高尚的情操，闪耀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辉。

本书的稿件，有本台记者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写的，有通讯员提供的，也有根据报刊发表的材料改编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序	(1)
一颗善良的心	(1)
是谁为哑巴大娘找到了亲人	(9)
太空姻缘	(16)
“小铁牛”做媒	(22)
贤惠的媳妇，好心的后娘	(26)
韩风英上学记	(29)
她有金子一般的心	(34)
一个儿媳妇侍奉两位婆婆	(37)
舍己救人心连心	(43)
英子的婚事	(52)
三姓一家格外亲	(59)
美丽的心灵	(68)
三间茅屋做新房	(71)
招亲之后	(74)
淑芳这孩子心高没法量	(77)
瞧！这一家子	(82)

好大嫂	(88)
美满的家庭	(95)
好继母 好媳妇 好婆婆——李佩英	(98)
一桩稀罕事	(103)
不寻常的婚事	(109)
姑娘的高尚情操	(116)

一颗善良的心

今年三月八日，河北省唐山地区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举行了一个报告会。会上，一位来自滦县的农村妇女在作报告。她抚摸着自已的鬓发，感慨地说：“我今年才四十三虚岁，头发已经白了，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说，我这是为小叔子们操白了头。可我想，把几个小叔子拉扯大了，如今能为国家出力了，我也高兴啊！”人们听着纳闷：她不是一头黑发吗，怎么说操白了头？她觉察到人们的神情，又笑着说：“如今日子好过多了，春节闹秧歌，我一高兴，扮了个大姑娘，这头发是染黑的。”她的话，引起了台下一阵愉快的笑声和赞美的掌声。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她那染黑了的长发下露出了一缕缕白发。这白发，记载着她二十多年来抚养几个小叔子成长的感人事迹；这白发，使人们看到了她那颗纯美而善良的心。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金风送爽，粮果飘香，滦县雷庄大队青年社员王良，娶来个人品出众、俊俏秀丽的新媳妇。新媳妇叫张桂珍，二十岁，共青团员。她不光仪态端庄，而且贤惠、善良。过门后，她孝敬公婆，尊老爱幼，样样活儿拿得起。公爹、婆母乐得合不上嘴，逢人就夸儿子娶了好媳

妇。这一家九口，和睦相处，日子过得很美满。

谁知，花无百日红，灾难接二连三地降到这个家庭。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公爹、婆母、大伯三位老人先后去世。婆母临终前深情地望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断断续续地说：“你们几个还小……往后，要跟嫂子过，要好好听嫂子的话……”王良，这位已成为一家之长的大哥，此刻听着妈妈的话，心如刀绞，说：“妈，往后这个家就靠桂珍支撑啦，您有啥不放心的，嘱咐嘱咐她吧！”

婆母把目光移到了桂珍脸上。这目光，有信任，有希望，也有忧虑。老人想，桂珍也还是个孩子啊，这一大摊子事压在她肩上，担得起来吗？老人望着，想着，两行热泪顺着枯瘦的脸颊流到枕边。桂珍见此情景，一阵心酸，她安慰婆母说：“妈，您放心吧，我一定象待亲兄弟一样，把小哥几个抚养长大。”

老人望着桂珍，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安祥地合上了双眼。

王家的不幸，在全村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乡亲们为三位老人先后去世，丢下了一群没娘的孩子而难过；也为桂珍这个年轻的媳妇能不能顶起这个家过日子而担心。

桂珍虽是个要强而好心的人，但要挑起这副担子确实不容易啊。

婆母死后，为了不使几个没娘的孩子感到孤寂，桂珍把哥儿几个叫到自己屋里，睡到一条炕上。晚上，她比着哥儿几个的鞋样，裁了白布，坐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做孝鞋。夜深了，从窗户纸缝里吹进来的冷风，刮得灯火忽上忽下地

跳动。桂珍此刻的心，也象这油灯的火苗，上下翻腾着。想想为医治和埋葬三位老人欠下的债，瞧瞧炕上睡着的这五弟兄，除了丈夫王良，下面几个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才七岁，自己是这一群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也只有二十四虚岁。往后，欠下的债要还，几个小叔子要吃要穿，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她想到这些，鼻子一酸，泪珠一串串落在手中的活计上。

第二天，桂珍带着最小的五弟来到了娘家。

闺女是娘的心头肉，桂珍妈见女儿领着小五进了门，禁不住掉下了辛酸的泪水。桂珍见到娘，那眼泪更是象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往下落。

桂珍的爹是共产党员，妈也是旧社会苦水里泡大的人。两位老人语重心长地嘱咐女儿：“桂珍啊，你把三位老人养老送终，尽到了做媳妇的责任。往后，一家人就数你大，你要带着他们往好里过。有困难不怕，就怕人没志气。往后你要有啥难处，爹妈会帮你的。”

从娘家回来，桂珍心里有了根。她跟丈夫王良商量好，为了尽快还清债，为了供几个弟弟上学，小两口要拼着劲出工劳动。另外，桂珍还托人从公社领回来一些纺线的活儿。每天晚上，她照看小哥几个睡下，就搬过纺车纺起土线来。嗡嗡的纺车声，伴随着弟弟们熟睡的鼾声，一响就到鸡叫头遍。多少个不眠之夜啊，桂珍用这纺车轮子，给几个小叔子转来了一件件新背心，一条条新裤衩，还置了一些急需的家具用品。

老人去世后的头一个中秋佳节到了。往年，公婆在世的

时候，又是砍肉，又是买月饼，还分水果。如今，桂珍俩口子苦干苦熬一年，分得的七十多元现金，都还给了信用社，眼下，手里只攥着两毛钱。桂珍盯着这两毛钱，心里发了愁。要买吧，这点钱顶啥用？不买吧，过节不让几个弟弟吃上点好的，心里又觉过意不去。桂珍想了想，一狠心，拿起剪子把自己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剪了下来，让老三和老四拿到供销社去卖了钱，买回来一些葡萄什么的。过节那天，嫂子还为他们单做了米饭和熬粉条。吃完饭，桂珍把葡萄分给了几个弟弟，心里一阵难过，说：“今天过节，哥嫂没能给你们割点肉，买块月饼吃，你们……”懂事的老三，知道嫂子的心意，忙接过话头说：“嫂子，你为了给我们买吃的，把心爱的辫子都剪掉卖了。咱家没钱，不吃月饼不也一样过节吗？”那哥儿几个望着嫂子齐耳的短发，眼里转着泪花，说：“嫂子待我们一片真心，吃啥心里都高兴。”

桂珍对待四个小叔子，真是打心眼里疼爱。小四、小五年纪小，晚上出去解手，桂珍怕他们害怕，就跟在后边给他们做伴儿；每天上学临走，桂珍嘱咐了这个又嘱咐那个，让他们好好学习，尊敬老师，懂礼貌，别淘气。天冷了，她怕几个弟弟冻着，就把娘家妈请来，早早把弟弟们的棉衣做好。哪一个头疼脑热，桂珍更是挂在心上，除了找医生、买药，她还领着上医院去检查。日子过得虽然紧巴，几个弟弟的生日，桂珍从来不忘，谁的生日到了，就给谁煮鸡蛋吃。弟弟们，特别是小五，总问嫂子是哪天生日，也要给嫂子煮鸡蛋吃。桂珍就哄着小五说：“咱俩的生日只隔几天，嫂子跟你来叮钢猜，谁胜了，鸡蛋就给谁吃。”日子艰难的那几年，

桂珍总是故意输给小五，自己连一个鸡蛋都没舍得吃过。为了用全部心血照看几个弟弟，桂珍采取了晚育措施，直到她三十岁那年，才生下第一个男孩。

没娘的孩子懂事早。嫂子对几个弟弟一片慈母心肠，弟弟对嫂子也非常体贴、敬重。放学啦，一个个回家来，这个忙着拉风箱，说：“嫂子，我帮你烧火！”那个又去摸扁担，说：“嫂子，我去挑水！”另一个端起脸盆，说：“嫂子，我给你洗衣服去！”

有一次，百货商店里来了一种水绿色的纱巾，青年妇女们争着买。正巧老三、老四去商店瞧见了，两个孩子想到嫂子成年累月苦拔苦拽，光顾他们小哥儿几个了，自己很少买一件新衣裳穿，就跑到家里去对桂珍说：“嫂子，商店来纱巾啦，水绿色的，可好看啦！”

“好看就好看呗，咱又不买。”桂珍不在意地说。

“嫂子，你不喜欢吗？”两个孩子凑到跟前，齐声问。

小哥俩的神情那么认真，桂珍觉着有点奇怪，就反问道：“喜欢的东西多啦，咱哪有那么多的钱啊！”

这时候，小四、小三把平日一分、两分攒下来的小钱包拿了出来，恳求似地说：“平常有点钱你光是给我们买穿的，你自己啥也舍不得，这回我们俩一人出一块钱，剩下的零头你自己添。嫂子，你买吧，你一定喜欢……”

桂珍瞧着两个弟弟捧出来的那些一分、二分的硬币，心头一热，忙说：“好兄弟，你们攒这一块钱多不易啊！留着打紧的时候用吧，嫂子不喜欢戴纱巾。”

“不，嫂子骗我们，你喜欢。就用我们的钱买吧！”两个

孩子急得眼里转着泪花。

是啊，年轻的媳妇，谁不喜欢穿着打扮呢！桂珍是个独生女，在娘家做闺女的时候，商店来了姑娘喜欢的东西，不用她说，娘就给买了。现在，桂珍连条头巾都舍不得买，她是把全部心血放到抚养几个小叔子身上去了呀！

桂珍常跟丈夫说：“对几个弟弟，咱不光让他们吃饱穿暖，把他们养大，更得把他们管教好，那才算尽到了咱当哥嫂的责任。”桂珍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平时，她经常给弟弟们讲雷锋的故事，教育他们做人要老实厚道，待人要有礼貌，助人为乐。有一次，快要吃饭了，小三和小四吵起来了，小四挨了小三的打，在那儿哭哩。桂珍赶紧让丈夫王良去劝，把他俩叫回来吃饭。吃饭的时候，桂珍说：“三弟，你脾气嘎咕，你是他哥，他是兄弟，应该让着点。你大哥打过你们谁呀？”小三听嫂子这么一说，一口饭没有咽下去，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桂珍一见这情景，挺后悔，赶忙哄着说：“快别哭啦，往后嫂子不说你啦，啊？”

吃完饭，几个弟弟上学走了，桂珍心里很难过。她想：这嫂子是难当啊！说深了吧，都是没娘的孩子；不说不管吧，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婆母！心里一委屈，锁上门奔娘家去了。可是，刚走出村，两只脚又停住了，心想，自己锁上门走了，中午哥几个怎么吃饭呢？他们要找不着我，心里不着急吗！桂珍为难了，她在玉米地里坐了一会儿，又转回了家。

平时，不管是上学还是下地干活，哪一个回来晚了，她就坐不稳，站不安，生怕他们在外边磕着碰着。有一天，天

都黑了，在矿上劳动的四弟王志还没回来。桂珍先是站在门口张望，见还不回来，就跑到北山石场去找。到那儿一看，一个人都没有了，她更着急。深秋的傍晚，微风吹来，很有几分凉意。桂珍只穿着一件短袖布衫，在那石场上找到这儿，又望到那儿。往回走的时候，听到身后风吹庄稼叶子响，以为是四弟下来了，就回过头望一望。这样走走站站，站站走走，回到家里一看，哥几个都坐在炕上等着她吃饭哩，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老四是到公社开会去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几个弟弟长大成人了。

不久，三弟王忠、五弟王珠应征入伍了。桂珍含着泪把他们送到县火车站，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们到部队要好好学习，听首长的话。两个弟弟走了，一个到了甘肃，一个到了山西。桂珍的心也被牵到了甘肃和山西。她知道弟弟穿鞋费，深夜里，油灯下，一针针，一线线，为两个弟弟做好鞋，寄往部队。秋天分下来花生果，她一粒粒地剥成花生米，送到邮局，让弟弟和战友们共享家乡丰收的喜悦。三弟和五弟在部队进步很快，三弟王忠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喜讯传来，桂珍兴奋地捧着信跑到左邻右舍，一字一句地念给婶子、大娘们听。婶子、大娘们瞧着她那高兴劲儿，想起当年那么一位俊俏的媳妇，如今过早地白了头，都感慨地说：“桂珍啊，你为了拉扯四个小叔，费尽了心血，熬白了头，到这份儿上，也该省点心啦！”

听着婶子、大娘的话，桂珍心潮起伏，她拿过镜子，仔细一瞧，呀！真是的，头发白的比黑的多了。她想起那年年中秋节，剪辫子的情景，这不才十几年吗！可这十几年，她是

咬紧牙关，一口气苦撑过来的。为了还清债务，为了拉扯几个小叔子，她不分白天黑夜地操劳，南山打石碴，河滩筛沙子，摇纺车，做缝纫，学绣花……忘记了什么是脏，什么是累。此刻，桂珍瞧着镜子里的两鬓白发，从心底感到自豪、欣慰。

婶子、大娘们说得好，桂珍为拉扯四个小叔耗尽了心血，熬白了头发，到这份儿上，是该省省心啦！可是桂珍觉得自己的责任还没完，她还要为几个兄弟娶妻成家操心。

这几年，由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桂珍家的日子好过多了。二弟结婚，桂珍一手给操办了结婚用品；三弟、四弟，桂珍不光给他们成了亲，还帮助他们两家盖起了新房。五弟王珠退伍以后，被分配到秦皇岛市工作，也有了对象。为了给五弟操办婚事，桂珍两口子拿出年终分得的现金给小五买砖瓦和木料，动工盖房。去年，五弟王珠回来探亲，他看到这窗明瓦亮的新房，纳闷地问：“嫂子，挨着咱家的新房是谁盖的？”桂珍一听，笑了，一边给五弟扫着身上的尘土，一边说：“谁盖的呀？给你盖的！二十好几的大小伙子，该娶个媳妇自己过去啦！”老五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不好意思地说：“嫂子，娶了媳妇我也跟哥嫂一块过。”

今年新春佳节，雷庄街上唢呐声声，一片欢腾，秧歌会办起来了。桂珍染黑了头发，穿上了漂亮的花衣，随着欢快的唢呐声，扭起了秧歌。几个弟弟和兄弟媳妇望着嫂子，想着她那颗慈母般的心，十几年的往事，一幕一幕，又涌上了心头……

(1981年5月播出)

是谁为哑巴大娘找到了亲人

一位农村的哑巴大娘出门迷了路，见人比划不清，家又找不到，那该多着急啊！要是这位哑巴大娘不远走还好，可她心里焦急，在哪儿都呆不住，不停地走，越走越远了。在十三天的时间里，足足跑了六个公社。这六个公社要是都在她家所在的县，也好说，可偏偏大都在外县，这就给大娘找到家带来了很大困难。可是，哑巴大娘居然很快和亲人团聚了。那么是谁为她找到亲人的呢？这就给大家说说。

哑巴大娘从小没个名，娘家姓王，婆家姓马，人们都叫她马王氏。马王氏今年五十六岁，是安徽省泗县刘圩公社大马大队的社员。今年春天，哑巴大娘的老母亲得病住了院，当闺女的惦念着老人，四月二日这天，就动身走娘家。娘家在哪儿？在江苏省宿迁县三树公社许圩大队。一个在安徽泗县，一个在江苏宿迁县，说是两个省，其实也没多远，也就是百八十里地，托了个骑自行车的人把哑巴大娘带到娘家去。没想到自行车半路上出了毛病，停在江苏宿迁县埇子公社靳桥修理。骑车的人光急着修车，没顾上哑巴大娘，等自行车修好了，糟了，找不见她了。顺着路往前赶，没有，回过头再去找，还是没有。消息传到哑巴大娘的婆家、娘家，亲人们都急坏了。哑巴大娘上哪儿去了呢？